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十七

宋 方聞一 編

䷚ 震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

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順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易傳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

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觀頤辨養道得失欲觀人處已之方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為象上下二陽中含四陰虛中而實外上止下動飲食之象也頤養也飲食所以自養也天下之養自養生養心養德養人其養雖不一然非如頤之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有虛以容之斯足以受養矣故卦辭秖以觀頤口實為言以明頤之道以虛中為主故也況飲食之養朝夕有常不可

變者如此然後盡頤養之道所以必取飲食之象而頤非止於飲食而已也聖人立象以盡意故言簡而理明如此易說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

正則吉也○聖人極言順之道而賛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禄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大夫子推順之道賛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順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

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口之於飲食人所資以為養也故順養也夫觀頤觀其所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是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體有小大不以小害大自養之道也天地養萬物失其宜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一人之身无尺寸之膚不養也務養其小體則飲

食之人而人賤之矣故順正則吉反是則凶之道也夫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而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順之時豈不大矣哉

自順貞吉止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與萬物莫不有所養然有養之以正養之非其正者養之以正則得所養養之非正則失所養是以養正則吉也欲觀天下之所養必觀口實自養之義則得順之道矣莫非天下之所養也雖大

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是也以其頤之大者自求於口實頤養之中皆得之矣則頤之時非止飲食口體而已豈不大矣哉卦言觀頤彖稱其大皆謂不可以飲食小者為盡頤也易說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一有也字以卦

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一无含字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一无養字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身之道一有則字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下有雷畜養之象易說

龜山楊氏曰言語飲食皆取頤之象也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亂之階也故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可不慎乎飲食以養人務養其口悅而不知節則取賤之道也夫如是皆非頤正之義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以形雷以氣故言語主於氣飲食主於味方其知所養也則味生形而有餘不足隨之氣生精而善惡隨之此君子宜知愼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山附於地其養物以形也雷動於天其養物以氣也此天地致養萬物之道也在人之養亦无異此故天地以形氣而養物而人亦受養於形氣之間是以君子慎言語而節飲食也然順以虛中為主雖以言語飲食為致養之道而為虛中之患者亦言語飲食也言語出於虛者也飲食入於虛者也出而為患於是慎之入而為患於是節之順養之道斯為至矣蓋君子知言語飲食之不能无也使不為養

之之患者其唯慎而節之乎天下之虛其患皆如是所以去其患者亦莫不然也易說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伊川先生曰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之謂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

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爲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象○九動體朶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爲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爲

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溗易傳

横渠先生曰體躁應上觀我而朶其順求養而无恥者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龜能前知靈於物者也咽息不食非志於養者也初自外來而為主於内震之體也四止於上而初動於下以應之朶頤之象也朶動其頤也一

陽在下有剛明之才而求養於上則匪正矣舍靈龜之象也舍靈龜而觀朶頤則人賤之矣故凶而不足貴也爾對我之辭爾謂初四謂我爾非四之謂也假設之辭耳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龜之所養也內內以氣為主人之所養也外外以食為主故食氣者壽食味者夭理固然也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然養氣有三下焉者强其氣而已若孟施舍之養勇是也曰視不勝猶

勝也否豈能為必勝哉能无懼而已矣中焉者保其氣如莊子所謂吹嘘呼吸吐故納新彭祖壽考之所好也上焉者充其氣若孟子所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于天地之閒此養正之大也孟子言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則朶頤口體之養又何足為貴乎初九頤之始未知所進故戒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善者莫善於龜之為物也蓋言語

飲食人所以致養亦所以為頤之患遠取諸物獨龜不以是而壽朶頤之患息矣不亦善乎初九在頤之初可求善道自養而舍之反觀朶頤之患是失其所守之貞者也頤之道貞則吉非貞則凶初九之凶自取之也然初九與六四為應捨陽求陰捨善求不善是捨君子而為小人又何足貴乎頤之取龜亦猶凡之取旨易說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伊川先生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

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而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頤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凡頤之正以貴養賤以陽養陰所謂經

也順卦羣陰皆當聽養於上六二違之反比於初以陰養陽顛順者也羣陰上所聚養者也六二亂經於聚養之義失陰類之常故以進則凶易說

廣平游氏曰聖人推言順之為道以為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順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於順為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為顛順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四顛順而吉而二則征凶也何以知其然耶蓋六二居中得

正宜足以自守矣然在下體疎遠而未有祿人動體也宜於處約未能自安故降志以求初初方一意於應四而不答也則又將求其類以趨五五非其應人力不足以自養而何暇養人乎故二為行大類此以知其志之在物也○夫自養以有所養養德以需天下之求順之常理也今至於屈已以求諸人則失理之常矣此二之求於五五之資於上所以俱為拂經也止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上養下相應以相養理之經也二以陰柔不能自養而卦惟二陽皆非其應而下求於初顛頤拂經也丘在外而髙上九之象也上而求之則行失類矣故征凶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雜卦曰頤養正也象曰養正則吉也而六二六四皆謂之顛頤何也王輔嗣曰養下曰顛或謂以下養上為顛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謂養下曰顛者非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

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謂以下養上為顛亦非也且順之象下動而上止交相為養者也然則何以謂之顛乎王昭素曰以陰養陽謂之顛老子言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蓋陰常乏而陽常有餘以不足奉有餘是以謂之顛也然六二六四吉凶不同何也曰六四之應正六二之比不正是以或以吉或以凶也二之應五常道也五才不足於山丘之象也既顛以養初又不應于五以是征行失類之象也蓋陰與陰陽

與陽類也五雖无應當自靖以待之而致養於初且失類而凶凶由于失類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陽足以養隂而隂則受養而已蓋隂道不足无及人之力也二五相應者也二隂不足而求養於五五隂不足无以致養失順養之道故曰顛順若是則二五又違經常相應之理矣故又曰拂經五艮也艮為山而曰于丘顛者山之養物之道不足故也是為五之象也必欲征行求養從凶而

已二五類也不得其養故言失類先儒為順征凶當作于丘順蓋言丘之所養異乎山也易說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隂柔之質而處一有又字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

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程易傳

横渠先生曰履邪好動係說於上一作係而說上不但拂經而已害順之正莫甚焉故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順正則吉六三順不中正而居動之極拂順之正也故十年勿用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夫何利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十年數之終也孔子曰三多凶凡以三不當位而居上下之際違本卦之義所以多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言拂經謂違二五相應之常此言拂順則違順之道矣故象言其大悖也六三之凶宜矣六三有應而凶者蓋上止下動為順之道今居上下之際過於動而不知止以動為貞則凶矣是以十年勿用无所利也易每以十年然後反常則人之一失

必十年而後復可不慎哉易說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隂居之隂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以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

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一作其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所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

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已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一有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

大馬 正易傳

横渠先生曰體順位陰得順之正以貴養賤而得賢者雖反陽文養陰之義以上養下其施光矣然以柔養剛非嚴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於咎 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二行失類至於六四則其志正矣其位近君矣官尊祿厚足以无求矣而汲汲於應初非好善忘勢又將與賢者共之不能為此若孟獻子之家有友五人焉者近是矣且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而

士大夫之志或涉於重外則人人得而易之矣今六四之所取直者在此而不在彼則瞻視尊嚴儼然人望而畏之故如虎視耽耽而所欲皆得也欲仁而得仁則无慝於欲矣誰能推咎之哉故四之顛頤乃為上施光此以知其志之在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與初正應也以上養下順之正也陰柔不足以致養而下求於初顛頤也然陰資於陽得所養矣故吉與二之顛頤異也居近尊之位大臣任

順之責者也才雖不足而履正居位人所欽畏也故有虎視眈眈之象初以剛明之才應於上一於奉上者也上之所資能充其欲也故有其欲逐逐之象逐逐言相繼不乏也如是故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之顛頤以約為養宜有虎視之威制逐逐之欲故能上施而光古人謂御覊虜狄者不一而足其在茲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上而求養於下者亦失順養之道故

謂之頥順頥順一也所以為頥順則異也經曰順養正也又曰養正則吉故知求養正於下者是能養其德也故吉不知求養正於下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故凶此其所以異也六四所居者正所應者正獨得養正之道故一爻之中其求養自養養內養外之義是以吉且無咎而為上施之光也且頥順求養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自養也虎視眈眈然所以養威容於外又逐逐然去其多欲所以養心於其內也詩云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故古之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无實若虛此顛頤求養之道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所謂虎視耽耽以養其外者如此顏子克己而非禮勿視是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所謂其欲逐逐以養其內者如此夫子絶四而毋意毋必是也彖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六四之所養則顛頤求養是也觀六四之自養則虎視養其外逐欲養其內是也六四雖无養

賢及萬民之位而其養德之正亦可謂大人之事矣不然則不知養正之道而失顛頥之吉其求下也不過上下征利養口體而已所謂觀我朶頥凶者也若是者外安得有可畏之威而内安能无欲哉上施光者易以頥為光以益為光頥卦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又曰謙尊而光益卦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六四求下養德亦庶幾謙益之光者歟易說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

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順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

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一作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失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聰養於上正也以陰居順卦之尊掛經

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履尊位而德不稱德雖不稱位而其富固无敵矣所以不足者非物也乃能親上九之賢委己以聽之亦庶乎有以養萬民矣而六二之有求方且養其私而已此五之拂經所以異於二也雖然六五質柔而止體也喜蹈常畏興事其資然也見善未必明用心未必剛故以之守文以持正可也若應變以成務則非其任矣蓋疑閒一生則危亂之機

將不可解故居正則吉而不可涉大川也○不可涉大川為六五之君言之也利涉大川為上九之臣言之也使大臣之才如上九足以養天下而人主順以從之其茂不濟矣此周公復政之後成王所以四征不庭制禮作樂六服承德也_易說

龜山楊氏曰人君養天下順之經也五居君位從上以資養拂順之經也居不失正則吉以是涉難則不可矣_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為一卦之主其才不足非徒无以養天下雖六二之應亦不能致養非養賢以及萬民之道也故亦曰拂經苟能以柔道自居守正不失足以自養其身凶禍亦无自而至是以吉也然柔道不可以有為故不可涉大川柔道好從人故順以從上上九有剛陽之才而知止者是以得其所從而成已之吉也六二拂經蓋違相應之理六五拂經以違大君之道其言雖同而各有所辨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已身當天下一有之字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居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之艱危何足

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由順自危然後乃吉者下有衆陰順從之慶驕則有咎此卦得養之正者方利涉大川蓋養然後可動耳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居正則吉乃如上九之賢則順之時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皆自我出匹夫匹婦无不

與被其澤矣夫然故天下信之衆賢助之人主親見其功業而深知其所存徧知其所為任之必專小人莫得以間之天亦誘其衷矣故其迹雖厲而其理則吉此所以利涉大川而大有慶也夫以身徇國弘濟于艱難固大臣之職也詎肯臨危而顧其身哉惟欲善其後以每成功則亦審其時而已矣若成王未知周公之時則不可涉大川六五是也若周公既見察於成王之後則涉大川而利矣上九是也說者謂以

上養下為頤順是以頤為正矣故用伊川說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二陽而上九居一卦之上衆陰由之以養也履師傅之位任人君之責危疑所集也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厲乃吉厲者不安其位之謂也如是雖涉難有慶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未之有也上九雖不居有為之地自下而升為順之主能養賢以

及萬民之象也故能涉險濟難雖危而吉也故孔子曰順之時大矣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豫之由豫以九四之剛德也順之由順以上九之剛德也初九非不剛也在順之初未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此天下之養所以必由於上九居人臣之極位以養天下其事危矣知其危而不忘是以吉也不知其危而安其位則凶矣利涉大川者由順之才也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也焉思天下有

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由順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為能盡之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范邦本

大易粹言卷二十八

宋　方聞一　編

☱☴ 巽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

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時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一有此字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一作嘗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易傳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一作橈取其中強而本末弱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

棟令人謂之檁 易傳

白雲郭氏曰頤之虛中虛故受實實則剛剛而後過二卦之象相終始也故頤以虛爲主而過以剛爲義過非人之失也過於用剛也過於用剛所以爲大者過也當本末弱而棟橈之時非過於用剛不可也夫大厦將顛梁棟傾橈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之也亦猶衰亂之世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利有攸往亨者利於聖賢大過治之然後亨也由此觀之大過之時亦非不

可治之世特蠱弊之大者耳患无剛過而中之德以行大過之事也 易說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本末弱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剛過而中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

失一作不失得中道也下巽上兊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賛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絶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陽剛過實於中本末過弱於外故當過矯相與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下二陰本末弱也四陽聚於中大者

過也剛過而聚於中剛過而中也巽而說行合二體言也所謂大過者立非常之事成希世之功是已禮器曰禮時為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時也者當其可之謂也苟當其可則雖堯舜之禪遜湯武之放伐是亦過而中者也故堯典之書為遜舜而作而名之曰典典言常道也堯雖以天下與人而舜以匹夫受人之天下以人之常情言之可謂大過矣自聖人觀之亦曰常道而已也然而非巽而說

行則不可往也故堯舜禹三聖之相授而謳歌獄訟皆歸之焉湯武之用師則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能成大功非巽而說行何以有此反是則子之之遜白公之爭耳何尊之有哉自大過棟橈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過一卦陳氏從遯變王原叔從離變二者不同要之取剛過中則一也遯以六二之上六王氏以離之巽遯以上九之九二王氏以離之兌然

各有理可以互推也初上二陰是以言棟撓本末弱也其事則大過之初過亦淺也故為藉用白茅上六過之終過亦大也故為過涉滅頂凶要之大過大者之事小過小者之事推其象辭斷可知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又曰堯舜之禪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此道也又曰立天下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絶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雍曰彖言大者過也

蓋明大過之義非言小者之過也棟橈大過之時也大過之時外則棟橈故宜用剛内則剛過而中是以其剛可用所以成大過之象然剛過而中非剛德過中也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說行者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也所謂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以是而有攸往寧无利亨乎大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易說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伊川先生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没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一无人字易傳

龜山楊氏曰澤雖滅木而木之植自若也君子體之故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大者之過也令以一人譽之則喜一人非之則沮不能過者也昔者伯夷叔齊推位避國以歸文王及武王興師叩馬而諫其後卒不食周粟餓於首陽方武王興師商之賢人有如微子之徒已歸周周之賢臣有如太公召公之徒皆以為當伐而不疑四方諸侯會者蓋八百國是天下舉以為是也獨伯夷非之蓋推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不得不如是也非獨當世之是非又將

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也由是言之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伯夷之徒孰能為之此其所謂大過之時大者之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上而木下滅木之象也滅木澤之過也君子於大過之時有二道或進則大有為或退則窮處而已進而大有為則反天下之衰弊獨立不懼可也退而窮處則遯世无悶可也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

矣孔子反魯而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顔子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无悶者矣若接輿荷篠長沮桀溺皆失德之人非遯世之士也遯世无悶幾於潛龍之義二者蓋聖賢出處之大致非止於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而已易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

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一有思字）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以陰柔

處卑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大過之時四陽聚於中无所待而足以有為矣故曰苟錯諸地可也而以柔濟之藉用白茅之象也茅之為物所以供祭祀故至潔而其用重藉之用茅慎之至也故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大人之過也過於厚小人之過也過於薄藉用白茅厚之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過之初未可大有為而初六既柔居下又不可以有為者故特可用於過慎而已此藉用白茅之義也藉用白茅在初六則无咎二則失之不及矣上六不知柔道之難濟是以凶也易說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

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

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荑字與稊同○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扶衰於上使枯木生稊拯弱於下使微陰獲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楊陰木也感於陽而易生也九二居陰而乘柔枯楊之象二居大過之時陽雖大過而陰已

感之矣生稊之象也老夫猶枯楊也得女妻有生育之道焉猶生稊也葢巽乾體也一索而得女二居乾體老夫也而下比於初得女妻之象也大者過而陰比之成生育之功焉何不利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潤養木者也木之枯者不可復生其澤之潤養至於枯楊生稊生華則潤之大過可知故二五取以為象然則聖賢當棟橈之世其用剛也必如澤之潤養枯木使之生榮而後可豈不大哉且枯

楊不可復生猶老夫之不能復妻也今枯楊生稊有實之漸潤澤之力也老夫女妻有子息之理過以相與之致也用剛如是何所往而不利哉九二下比初六之柔故有女妻之象蓋大過之得其道者稊之字它書无見王輔嗣曰稊者楊之秀也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如此則秀主草言且楊一木也既言其華又不得兼不榮而實之名也虞翻曰稊稚也說文云稊幼禾也後世作稚穉皆同音

如虞言則爲稊可矣鄭氏作荑陸云謂山榆之實如此則爾雅所謂莁荑蔱蘠也益非矣說文又有荑草即詩之柔荑亦无稊義獨伊川曰稊根也稊字之釋終不可明如此以文意推之則老夫女妻有實之象而老婦士夫徒華而不實也實則可久華不可久也然則稊字之疑其來尚矣易說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伊川先生曰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

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

言易者貴乎識勢(一作易)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尚能係其志乎○剛强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一作肯)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棟謂之極極中也居中而衆材輔之也九三以剛居陽剛過而不中也剛過而不中則不可以有輔矣棟之所以橈也夫大舜有大焉以其善與

人同也則過而不中獨立而无輔不足以有其大矣居大過之時由是而能勝其任者未之有也其撓而凶不亦宜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應乎上六故曰棟撓初六應乎九四故曰棟隆故孔子曰不可以有輔者應上也不撓乎下者初應乎四也棟在上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木之所以能任重者剛之材也君子之所以任重者剛之德也欲剛必以柔守之是以能成

其材與德也九二之生稊得其女妻有柔以輔之也九三之棟橈无柔以輔之也上應上六而无柔以輔之者蓋卑不能有尊以為輔故也且任重雖在我而輔我之任者在人是猶一棟之强不能獨任室屋之用必資衆材之輔焉无以輔之則棟橈矣能无凶乎彖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是為柔輔剛之義也易說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

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一有兼字取不下撓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為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

志相係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係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棟隆起則吉不撓曲以就下也謂不下係於初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志在拯弱則棟隆而吉若私應為心則橈乎吝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剛居柔剛過而中也履近尊之位任大過之責者剛而中可以有輔矣不橈乎下能成大過之功也故棟隆吉然剛過而中足以自立不可有

它也下比於初則柔過矣故有它則吝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之應上六卑不能有尊是以无輔初六之應九四得居下輔上之義是以九四之棟隆而不橈乎下也在大過之時九四非大有為之才僅足小用任重不橈其剛而已它用之則吝矣故九四之不能有它雖愈於三之不能有輔其於大過之道亦未優也易說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

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一作壯夫一作士夫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

无非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九五上係上六故不能下濟大事徒益其末耳无拯物之心所施者狹老婦士夫所與者不足道枯楊生華勢不能久故无譽未至長亂故无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楊易生之物也陽

過而枯矣陽雖過而生理存焉下應九二之陽无陰不成也故生華而已上六陰極矣老婦之象也而五比之老婦得士夫之象也五雖重剛而下无應故謂之士夫士未有婦之稱也居大過之終陰陽皆過以老婦而得士夫不能成生育之功則失大過之義矣雖无咎无譽是亦可醜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乘初故云老夫女妻九五承上故云老婦士夫原叔謂坎離之過理或然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四之應同故皆曰棟而其應有隆橈之異二五之道同故皆言枯楊夫婦然五之承上二之乘初尊卑上下之位不同而老少夫婦之情自異也三下體也是以不能有輔五尊位也故得夫婦之道焉然上承於陰不如下比之順也上六之過不如初六之慎也故二五之辭二爲優矣華見於外萎榮而已不若稊之可久也老婦之得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女妻爲可醜也觀象之辭蓋言不若初二

之相與也无咎无譽者僅得无咎幸矣何譽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夫女妻則剛爲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爲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而象言何可久亦可醜之意也然大過之道在臣下爲多故象言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而九五亦不以君道責之亦猶君道之无明夷也曰人君亦有大過如此者其義何如曰人君大過如此則九五休否之君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過涉至溺乃自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居上極雖過而不足涉難故凶大過之極故滅頂而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大過之終則過極矣故有過涉滅頂之象焉若比干諫而死之類是也任比干之身則凶矣於義則不可咎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詩云深則厲淺則揭如之何過涉滅頂也曰大過之時則然也方大過之時本末衰弱在上者不可以有輔在下者過弱而不可以為恃非

得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象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上六非斯人之徒而誰與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道居過之極不知以濟剛為已任而欲自同剛德以有為是以有過涉滅頂之象焉其凶自為之不可咎於人也易之无咎多有其義異者象言不可咎又誰咎之類是也伊川曰以言无所怨咎蓋因象以明之矣先儒以上六為龍逢比干

之事亦以凶而无咎爲義然龍逢比干剛德之賢非

險柔自任之人其道殊不相類故伊川獨以上六爲

小人履險自禍之事不然則龍逢比干豈不量力度

德之人也哉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八

大易粹言卷二十九

宋 方聞一 編

☵☵ 坎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它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

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爲險習重也如學習温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一作險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陷水之體也易傳○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習坎重襲之義八純卦唯此加習者餘皆一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之而其險乃著也○色以離見聲以震聞臭以巽知味以坎達○坎離者天地之中二氣之正交然離本陰卦坎本陽卦以此見二氣其本如此而交性也非此二物則无易并易說○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正蒙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伊川先生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

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愽學者皆是小經應物不學則无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以應物也經學理窟

白雲郭氏曰易中諸卦於卦上无加字者獨此稱習坎孔氏正義云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王原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脱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離卦不曰離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彖辭也孔氏既

未明徐氏尤失之或者云本无習字縁坎卦六畫漫滅正如習字故傳寫者誤以漫滅之卦畫為習字又於其上添畫一卦是坎字之上十二畫矣然雖以習字漫滅觀之僅有六畫之象如此則其誤在隷古既出之後而彖象皆已先言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大抵坎加習字學者思慮終不能得不可更附會穿鑿也坎離等六卦卦辭并彖皆只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實故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

也故行有尚如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坎以三畫取義是一卦之中其象再見故云習坎豈乾坤不可稱習而六子之序始於坎故坎獨稱歟其義則六卦俱有之矣疑當闕之未可深辨也易說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

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一作亨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不行則常在險中矣一作

也

坎以能行為功○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賛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僣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可盈則非謂重險也中柔則心无常何能亨也内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尚也○坎維心

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復凝滯人在險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說易

龜山楊氏曰北方寒極而陰凝一陽動乎中故凝釋而為水水者一之所生也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其為物不貳矣故有孚心亨陽在內也誠孚于中險不能陷故亨夫險非可止之地止於險則終於陷而已

故行有尚往乃有功也水流而不盈陽敓未出中也
萬折必東行險而不失其信陰之陷陽小人害君子
之象也宜无施而可然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
則險亦有時而用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也險之
時用豈不大矣哉繫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斯
之謂歟設險之義伊川論之詳矣自習坎有孚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二五剛中故爲有孚維心亨有過物者
必濟故行有尚天險不止於法度之威地險不止於

高城深池在夫王公所設之如何爾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言重險正釋習坎二字則習之為重明矣先儒謂便習非也水流而不盈者坎之險无窮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之德有孚也夫以一陽而擀於二陰非亨也然終不能陷者剛中也剛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亨而心亨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故孔子亦謂棖也慾焉得剛剛中之德用以有行何往而非功其本則自

於有孚心亨之徵推而及之天下也君子正心誠意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以此故中庸之學不離乎一性之内其失則為罟擭陷阱而君子每慎其獨者所以守剛中之德為心亨之道也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内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葢人知用險於

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坎无時險有時故曰險之時用易說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伊川先生曰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消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一作譲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

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一无之字）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易傳）

龜山楊氏曰習坎重險也水洊至相仍而不絕故積習而為重險行險而不失其信有常德行之象焉盈科而進不舍晝夜有習教事之象焉故君子以之（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

失其信言坎之常也行有尚往有功言坎之用也故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易以坎為
水水静則明燭鬚眉平中準而大匠可以取法及其
過也懷山襄陵浩浩滔天非方舟順風不能以濟也
是以聖人制為刑法以治其小陳其甲兵以防其大
有廉陛之峻以象天有封疆之固以象地每歲孟春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又曰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无非
教也故常德行以立事也習教事以制變也黄帝垂

衣裳而天下治七十二戰而禽滅蚩尤用此道也經

曰地中有水師成諸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者水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故言洊至洊至則其來不已險陷亦不已是為習坎之義也君子法之以常德行習教事曰常曰習皆不已之義也常德行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習教事所以設險而固其國造次顛沛必於是斯為常矣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斯為習矣常德行故能有

孚維心亨習教事故能行有尚而往有功二者其可一日廢乎亦猶君子自强不息以法乾之健者也易說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一无柔字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比於二无出險之志故云入于坎窞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失道也居重險之時承剛而在下失道而不足以出險則益陷於險矣故入于坎窞凶窞坎中之陷處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習坎重險也初六以陰柔之才居重險之下陷於坎險而不能出者也不能出者无剛中之德而失處險之道是以凶也若從便習之義則初六

不爲坎窞之凶矣易說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艱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未出中者方爲二陰所陷在至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

未能出坎中之險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險難之際弱必附强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求則必小得然二居險中而未出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在外有險也一陽閒乎二陰之閒未能出中也雖有剛明之才未出中則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求小得而已夫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一陽擠於二陰之中不能无難也故

曰坎有險然剛而得中有心亨之道故可以求小得而不至於喪其良心也一離乎中則失之矣故象言求小得以其未出中也求得之際道之所以失也以九二剛中尚且小得而已况无剛中之德者乎是以君子戒慎恐懼乎不睹不聞之際誠非用心之過也聖人所謂求小得不過如明哲保身而已異乎小人之求之也易說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

終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在坎陷一作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一无之道字不可用也故戒勿用○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

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前之入險退來枕險入窞與初六同（易說）

龜山楊氏曰來則乘剛之則涉險故來之俱坎也險且枕居險而止故入于坎窞入于坎窞則終於陷而已矣故不可用（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居重險之中當上下之際進則遇險退亦險也又履非其位所處亦險矣既无濟險之道終陷于坎窞而已宜其勿用也又安有行有尚往有功之義哉是知其終无功也來之進退之象坎之下卦言處險之道上卦言用險之道枕言處險之上也

易說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一作也夫以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一有字有開通之義室之暗

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箎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義一作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

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説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一作少長）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

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一有所字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象只舉首句此此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

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並易傳○或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无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它人皆爭如嫡庶之分

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為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險阻之際近而相得誠素既接雖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出之漸故无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足以虎天下之險故以人臣處險之道言之傳曰為臣必臣敬恪恭儉臣也則為臣之義以敬恪恭儉為主樽酒簋貳以儉為禮也缶器之質者也至欽无文不致飾也務盡敬恪而已夫處重險之中非盈禮尚文之時

故用缶納約自牖所以進結其君以是而已牖所以通內外開其明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則以文武之事告之好貨色則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好勇猶之可也好貨好色人君之邪心不可爲也而孟子皆曰惟恐王之不好也蓋逆閉其途而拒絕之則齊王進善之心熄矣故孟子啓其蔽開其明使通內外庶乎其有見矣此自牖之義歟知此則知所以事君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醴酒之設玄酒之尚貴其誠之著也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時有險易也是以至薄之禮虛中之器可以自幽以達明坎之時爲然四五近比而相親非正也自牖之象也說者謂觸龍君因闇以發其明然卦无是象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觀乎六四蓋可見矣且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虛中盡誠以通交

際之道君子不以微薄為失禮亦猶自牖納約其誠已至不必階序行禮之地是以終无咎也坎之六四在上體之下與五為比當剛柔交際之地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无它焉交際之道以誠為主故也春秋之時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蓋申約言而退終二公之世未嘗以征伐相加雖二君未賢於當時之君

胥命未為得禮亦猶自牖納約之事而聖人有取焉傳亦言其近古近正者葢其信為有餘也孔子不以人廢言況屢盟長亂之世有約言近古之事乎是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義也由是觀之則樽酒簋貳足以盡交際之道者主於習坎有孚而已易說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抵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

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一无而字尚在險中未得无咎

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

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一作非濟險之

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

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九五

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

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

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

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難垂出而下比於四不能勉成其功先大其志故聖人惜之曰只既平无咎而已矣不能往有功也一本六坎盈則進而往有尚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得中而履尊位宜可以濟天下之險矣然以一陽在重險之中則剛雖中而未大也故坎不盈祇既平而已盈則出險矣然既平則有出險之

漸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水之來終不可盈而不失其平者水之常也守其常而不變固可以无咎矣然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君位當法天地設險以守其國蓋思有濟險之道以二陰見拚无應以助之僅能守常而已非大人之事也故象曰中未大也與屯膏小貞之義相類易說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

凶三歲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因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它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

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六過中逃險而失道者也不附比陽中幾於迷復之凶故為所係累也陰柔不能附比於陽處險之極秉剛宜其為所拘戮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重險之極无剛健之才終於陷而已矣猶之係徽纆而寘叢棘也无出險之才而寘叢棘可謂失道矣其凶三歲不亦宜乎三歲者終凶之辭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坎者水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水无分於東西然而萬折必東者以其信也水由地中放乎四海注焉不滿泄之不竭大通不加窮居不損猶之人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由心亨也經曰巽乎水而上水羸其瓶凶以動出為功也故曰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也九五祗既平中未大也皆未能終坎之功至於上六專取用險之極非聖人之

所尚三歲不得免而无恥由上失其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之爻以近中爲得初與四是也初居重險之下失道而凶獨四能行其志是以得納約自牖之道其過中而失之者三與上也三處險而不能有功上用險之過亦已失矣蓋刑法坎險之象而非用坎之道故用徽纆叢棘爲坎之道者上六之過也雖使三歲之久亦將不得其情能无凶乎是上失其道而終凶也其道何如有孚維心亨是也以是行之

斯有功矣古之聖人任德不任刑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六之失其在兹乎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九